



满城海棠满城思

周智海

清明时节，大同古城的春天被最早开放的海棠叩醒，云冈石窟景区亦是春华灼灼。

花能解语，朵朵海棠迎着东风，低语着往昔的故事。在这个缅怀先贤、寄托情思的时节，云冈景区内的周恩来纪念馆，情思隐隐，游客们纷纷驻足，在这里追寻总理的足迹，探寻云冈石窟保护背后的动人往事。

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总理抱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上午10时45分，总理与蓬皮杜总统一同踏入这片1500年前的艺术瑰宝之地。总理目光投射在石窟上，满是珍视与专注。即将结束参观时，面对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80多名中外记者，总理的声音坚定而有力，他宣布：“云冈石窟艺术我们一定要

想办法保护下来。”“十年太长了，你们计划一下，云冈石窟的维护工程要三年搞完。时间太长，我们都看不到了。死是自然规律，我是活不到21世纪的。”话语间饱含着对云冈石窟深沉的守护之情，对传统文化传承的长远之思。

下午，蓬皮杜总统前往大同宾馆休息，总理不顾劳累，马不停蹄地前往大同市区参观华严寺和九龙壁。在华严寺薄伽教藏殿，总理轻轻翻阅藏经柜中的经卷，神情庄重，随后郑重指示：“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一定要保存好。”在九龙壁前，总理细细辨识，赞不绝口，他说：“九条龙一条一个样，比北京的要好。一定要保护好这些文物古迹。”那一天，“一定要保护好文物古迹”这句话，

被总理反复提及，深深烙印在大同人的记忆中。

“为爱名花抵死狂，只愁风日损红芳。绿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阴护海棠。”总理对文物古迹的呵护，就如同对海棠花的爱惜，切切情长。然而，世事无常，三年后云冈石窟维修告一段落时，总理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留给人们无尽的思念与缅怀。

中南海西花厅的十多株西府海棠，岁岁年年，每逢春日，依旧在东风中悄然绽放，吐露芬芳，仿佛在诉说着对总理的思念。这份思念跨越千山万水，穿过悠悠岁月，开放在总理深深挂念的古城大同，那不是海棠花，那是一树又一树热烈而深情的思念。

自2018年起，大同古城西城墙海棠公园栽植了上万株海棠，这里红装素

裹，霞飞云涌。海棠花与古老的城墙相依，与外形酷似人民大会堂的大同市城市规划展览馆相映成趣。中国(大同)首届海棠花会盛大启幕时，央视著名主持人任志宏、影视作品中周恩来总理的扮演者、特型演员郭伟华来到现场，他们在古老的城墙下深情朗诵《美丽大同 海棠花开》，倾诉着古城和这里的人民对总理的深深思念。

如今，大同的海棠花愈发繁盛，不仅在城墙带状公园扶摇春风，花种也从单一的西府海棠增加到八棱海棠、亚当海棠、绚丽海棠、丰盛海棠等16个品种。大同古城墙四周的城墙带状公园已然成为海棠花海，市民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穿梭其中，或在花园拍照打卡，或在树下悠然漫步，尽情感受着千年古都在繁华盛春时节独有的绮丽与华美。海棠花的身影还摇曳在御河生态园，锦簇在文瀛湖风景区，点染着大同的春容，丰盈着古都的新姿。

海棠应知东风意，一树芳菲一树思。古都大同，在海棠的花语中，传递着春的消息，诉说着无尽的思念。

塞上花开

李文亮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胡天八月即飞雪”，在唐人的眼中，边塞似乎是没有春天的，当然更无所谓春花。雁门紫塞，拓跋遗城，漫漫的北国边疆，除了笛声里哀怨的折杨柳，春日盛开的或许只有雪花——其大如席，片片吹落。

居住在大同的人，谁能没见过初春的飞雪呢？即便经历一整个冬天的亢旱，那片片雪花也必将于早春绽放，盖地铺天。往往在一夜之间，六瓣的精灵携着春的喜悦，飞舞于采凉山前，飞舞于桑干河畔，飞舞于干涸已久的云中大地之上。正月十五雪打灯，初春的雪总是令人期盼的，哪怕被轻盈的飞雪染白了鬓发，湿润了眉眼。一场瑞雪，即将为吾乡带来一个丰硕的年景。

雪花消融之际，春便悄悄地来了，母亲窗前的迎春花率先报来了春信。父母将迎春花摆在窗台的显眼处，他们把鱼鳞和蛋壳埋在盆底施肥，又留出淘米之用水用以浇花。时光如驰白驹过隙，在采光时间很是有限的老旧家属小区里，父母不停地挪动花盆，为花儿们寻找楼群缝隙间所泻下的一缕缕阳光。除了这些，他们养花还有一个诀窍，就是花盆下是供暖充足的暖气片。塞外犹是春寒料峭时，室内的迎春花便迫不及待地绽放了。黄者如金，赤者如火，粉者如霞，一间小小的卧室，竟然盛满了生机勃勃的春天。母亲站在窗台前，满意地端详着她与父亲的劳动成果，二月的春光在窗外纷飞。她让父亲给花儿们从各个角度拍了照，再用手机发送给亲友，就像我刚刚发表的文章转到朋友圈一样兴奋。有一天，她悄悄告诉我：“院里人说，李师傅家养的花，比公园种的还好看呢。”我是个慵懒之人，不喜欢侍弄花花草草，但每当想起母亲那时喜悦的神情，感觉比迎春花更加灿烂。

渐渐地，便有亲友邻里羡慕起父母的迎春花，也想索一枝回去栽种。二月

春风如剪刀，但二月的剪刀比春风更锋利。并州剪刀甚至可以剪取吴淞江水，何况是柔嫩的花枝。一枝、两枝、三枝……看着盆中的花朵逐渐稀疏，母亲有些不舍，但转念想想，这些可爱的花儿并未凋谢，而是绽放在更多家庭的窗前檐下，它们会更加繁盛，更加美丽。于是母亲又欣慰起来，仿佛她给别人家也带来了春天。

今逢四海为家日，大同早已不是唐诗中苍凉的边塞。春来塞上，花儿不仅盛开在市民的家中，更绽放在城市的街头，绽放在广袤的原野。

3月28日，春分刚刚过去一周，身上还未脱下厚重的冬装，早晨还飘洒着一场不小的春雪，却见隔壁小区的杏花突然开了。斜斜的一枝伸了过来，缀满初放的花朵，似是对叶绍翁诗句最佳的诠释。

我立在春雪中，仰头看那些仍显娇羞的杏花，耳畔又响起在阳高县听过的那支民歌，“桃花来你就红来，杏花来你就白……”然而眼前这邻园春色，究竟是雪之白，还是花之白？

宋祁的《玉楼春·春景》有句耳熟能详的诗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王观堂先生曾在《人间词话》里如是点评——“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杏、闹、春，仅凭三个汉字，便写尽了杏花性格，带着些疏野，带着些不羁，带着些烂漫。无怪乎《西游记》里唱出“怎比我雨润红姿娇”的是杏仙，而非天桃桃李。杏花虽不似牡丹那般雍容，不像玫瑰那样艳丽，却开得无拘无束，开得漫山遍野。她不仅给吾民带来春之实，更将带去秋之实。这淳朴之杏花，这豪迈之杏花，正如塞上儿女的性格。

于是，在这个春雪纷飞的早晨，我驻足于初绽的杏花枝下，向她致敬。因为杏姑娘已为我们捎来春的消息，而大地回春的脚步，是任谁也无法锁禁的，即便在这塞上古城，即便有那茫茫飞雪。

浩荡、辽阔而妖娆

杨俊芳

塞北的春天忽冷忽热，杏花欲吐蕊，雪花未退去，常常是杏花开得委屈巴巴的，雪花飘得咋咋呼呼的，让人揪心。

我是个花痴，沾花惹草、寻花问柳是春日标配。春节刚过我和爱人就在窝风向阳的坡坡上找绿，最早冒头的是沙蓬草，圪挤挤地从去年的枯枝烂叶里住出扎个绿尖尖，爱人和我谁先发现都会像个孩子一样喊出来：“我找到了，找到春了，找到第一点绿了。”就这么费劲巴拉地找。总会不经意的一天找到绿，然后就有越来越多的绿冒出来，沙蓬草、灰灰菜、茵陈、紫苏、麻麻……

正当你期望很快会找到更多的绿，气温突然就又零下了，雪花咯吱吱地又飘起来，把大地遮了个白茫茫一片。花确实开了，是雪花开了，这玩笑经常开得你脚底发凉，心也拔凉拔凉的。过几天，莫名其妙地又突然热起来，羽绒服不能穿，毛衣不能穿，夸张的年轻人有的穿T恤半袖了，把草们彻底整懵了。草们不禁感叹：“老天爷，

你到底是让我绿还是不让我绿？我头上刚冒点绿你就狂风大作，雪花乱飞，啥意思呀，老天爷？”

杏花不断在边缘疯狂试探，是不是红杏还难以确定，大接客的可能是很大的。公园里，小区里，文瀛湖畔、古城周边、佛寺庭院的杏花花儿们，像是相互通了气一样，开苞的开苞，吐蕊的吐蕊，或绯红挑头，或玉瓣舒展，有的大胆地开，有的委屈巴巴小心翼翼地开，反正是关不住了，料峭春寒隐隐去，满园春色参差来。

这迷人而迟缓的塞上之春啊！因为期待太久，草绿得惊喜，花开得炸裂，便成了北国大地绽放的诗句。当南方的春已经姹紫嫣红落英缤纷准备谢幕，大同的花儿们才准备闪亮登场。西京街的海棠，华严寺的山楂，东小城的杏花，御河畔的杨柳，还有方圆几十里山水逶迤、杂树成林的文瀛湖，千娇百媚地绽放开来，这浩荡的北国之春，关不住、挡不住、压不住地扑面而来，热烈而惊艳，辽阔而妖娆。

春风有信入平城

李中美

春风浩荡满目新。寒凉尚未退尽的平城，被这春风搅动得很快就艳丽起来。

似乎就是一夜间的事，平城突然被揉碎的淡粉色包裹。一树树桃花在一夜之间完成最后的蜕变，将积攒了一年的情话，用胭脂色写成绝句。枝桠在晨风中舒展筋骨，偶尔会看到喜鹊衔着一片花瓣，在枝头嬉戏，这时细碎的花瓣便簌簌飘落，泥土里便有了花香。空气里浮动着甜蜜的香气，连蜜蜂的嗡嗡都染上了醉意。

生态园里的桃花盛开了，城墙边的桃花盛开了，法华寺的桃花盛开了，城市里的桃花都盛开了。不仅仅是城市里，天镇李二口的桃花、左云箭楼旁的桃花、山寺的桃花都在盛开。无论行走在哪里，都是花的海洋，于是我就站在桃林里看它们风舞妖娆，看它们挥毫泼墨般的灼灼娇态。

驻足于花间，立马这花花世界就与你共情，让你忘记了年龄与繁忙，治愈你的焦虑与忧伤，你会随盛开的花儿们回到最美的年华。这个世界的事情总是做不完，偶尔停下来歇一歇，赏赏花，看看景，带着美好上路，会走得更远，行得更快。

桃花开了，娇媚多姿的杏花也开了，还有丁香、樱花、海棠花、山楂花……一场接一场的花事应接不暇，次第开放的花儿摇曳生姿，绽放出旖旎的春色，令人心醉神迷。

漫步在大同的春光里



告诉杏花(外一首)

黑牙

像一朵花为另一朵花疗伤
我们相拥，难分彼此

这一生，一半用来等待
另一半用来将等待遗忘

在各自的季节里，我们
爬山涉水，翻山越岭
终于在同一个枝头相见

世界停转之日，只有
头顶的星空，这神秘的蕊
仍在黑暗中无声地遁射

你展开了自己，像一张
地图，把风云收拢在高处
让大地起伏，为一个原本
不存在的人，指引出路

我正在成为你，长出
枝枝叶叶，散发着新鲜又
古老的气息，长出疼痛的
青春，和一个传奇的雏形

遇见山桃花

绽放也不能消减
这一路的曲折与艰辛
毕竟没有什么不是本该如此
也没有只存在于
记忆中的凋零
在这个太阳微醺的清晨
失重的目光总能抓住一些
温柔的支撑物
就算不曾拥有天空
——哪怕是极小的一块
微笑的杏花依然创造出了
美丽的丛林和令人惊艳的陡峭

风中的山桃(外一首)

孟昭莹

这株山桃
每年早早就开了
她就站在半山腰
我一抬头，就能看见她倔强的模样

山腰上，曾住着很多矿工
至今都能看见林立的石头墙
和低矮的院门

那时，矿山荒芜
一定是他们，因为对花的憧憬
才满怀期待种下她

如今，他们搬离了
只留下这株站在风中的山桃
浑身沾满尘土，却那般绚烂

就像他们遗落在这里的青春

写下山桃

写下山桃，就是写下北风和扬尘
写下那些只开了一会儿
就随风而散的花瓣

剩下的，那些摇曳着的
也会被一瓣一瓣摘走
在三月，美丽有多少
疼痛就有多少

幸好，我不悲观
我只是个被春天弄疼的人
在灰头土脸的路上
捡到了其中的一瓣

春当琢玉时

宋彩文

离城十里，有五坊
去郭三里，花若鸣禽

城里有海棠，玉鸣必有妙音
拥有白银洋场的城池
拥有所有时光

相玉，冬季里持久的一次跋涉

背后汪洋的灯火，从昨天投射过来
潮涌御河两岸。与石，让我更懂道旁
海棠枝上一抹暗红

金属砂砾迤邐前行
去年胜日寻芳，城墙边，小汀畔
甚至散步桑干古道，势如苍岚

年轻的盛宴和集会
是一盈树身最美的花衣

抛些光，藏些刀痕，遣词索
以春风搓绳，挂桃须

琢玉倘见花，心自喜
待扶摇连天，大地春回

摄影 任翔宇
篆刻 王情华

人面桃花相映红



春风花草香

